

## 紫阳雨

秦宗道

那雨，从天而降，说来就来。有时顺着心思来，有时逆着心思来；有时斜斜飘落，有时倾盆而下。任性恣意，就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。晴天抗旱，雨天防洪，那时在紫阳当干部，一年四季好像就忙这两件事了。

紫阳境内坡陡谷深，山溪密布。土地这里一块，那里一块，不是挂在山坡上，就是挂在山梁上，收成全凭老天爷的脾气。老屋就坐落在其中一座山的半山腰上，绿树掩映，若隐若现。

土地与老屋之间，是母亲奔波忙碌的身影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青丝变白发。屋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，是这片山野中和村庄的标志。下雨的日子，燕子在门楣上守窝，我们就坐在门墩上玩耍，看妈妈做针线，听妈妈唱山歌。那些歌句句都充满情呀爱呀的思念，好像就不是唱给我们听的，是唱给爸爸听的。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教书，只有放暑假才会回来。每次回来，都忙着上房捡瓦，从前檐挪到后檐，戴着草帽，挥汗如雨。父亲瘦弱的身影，为我们在雨季撑起了晴朗天空。

好日子总是比针还短，苦日子总是比线还长。几天毛毛细雨之后，雨便越下越大，沟河里、道路旁，到处都奔涌着洪水。土豆啦，红薯啦，牲口啦，柴木啦，顺流而下。几乎每条河道的拐弯处，都会站着几个披着蓑衣、戴着斗笠的大叔，个个张着惊恐的嘴，耷拉着无奈的脸。也许是玩水所致，小弟恰在这时病了，发着高烧，说着胡话。母亲光着头弯着腰，穿梭在雨中，进这家到那家找药，最终一无所获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几回背着小弟要冲进雨里，去镇上医院看医生，都被好心的婶子们劝了回来。那时，我们都还不知道事态的艰难和严重，只晓得莫名地哭泣，泪水混着雨水，流到嘴里满口的咸。

邮差送来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是晴朗的，房前屋后的所有地方都泛着太阳金色的光芒。邮差气喘吁吁地把信递给父亲，眼巴巴地望着父亲的感谢。没承想，父亲却颤抖着双手久久不敢打开，在亲戚朋友们的一再催促下终于打开了，却对邮差发出一阵怒吼：“你怎么才来？”搞得邮差满脸是尴尬，一脸委屈地回答说：“这不是一直下雨，过不了河嘛！”面对众人的迷惑，父亲说：“再晚来一天，娃就上不成了学！不过还好，最终还是赶上了！”听完他的话，大家这才放下紧张，吐着一口粗气。

我走的那天，天空下着小雨。父亲把他最心爱的两件东西送给了我：一个是他戴了好多年的手表，一个是可以折叠的雨伞。在学校读书的日子里，我除了把手表始终戴在手上管着作息之外，雨伞几乎没有碰过。我害怕看见那把雨伞，害怕想起父亲、母亲，害怕想起老家那些下雨的日子。除了

上课，我把所有空余的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里。那里没有雨，一架一架的书，就像老家那些让人羡慕不已的水田。穿行在望不到头的书架中，自己跟自己说：“这里，这里，还有那里，都是我的！”说不清是人性贪婪的表现，还是狂喜之后的忘形！那些书中的文字，就像一颗颗水珠，汇流成河奔腾不息，一股脑儿往我大脑里灌。我脑子是越来越灵光，个子也是越来越高挑。进校时坐第一排，到要毕业时坐最后一排了。最后一排的同学是个女生，后来成了我的妻子。她虽然不是特别漂亮，但是绝对温柔如水。

正如父亲所愿，我重操了他的旧业。按照“哪里来回哪里去”的政策，我被分配到我曾经读书的那所学校教书。踏进家门的那一刻，我看见父亲还如我当年走时那般紧张。我们促膝交谈，几乎一夜未眠，他絮絮叨叨向我传授了他一生的经验。天要擦亮的时候，我从皮箱里取出那把雨伞还给他，只见他顿时露出一脸的惊喜。然后又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自从国家实施了退耕还林后，不仅地里的活少了，就连天上的雨也少了！”我说：“这是好事呀，说明生态环境好了！”过了一会，父亲又说：“只是村里没有过去热闹了，好多人也都出去打工了，连你妹妹都差点出去打工了！”在我的再三追问下，他才说出了那件全家人都瞒着我的危险事。

那是一个暴雨如注的下午，妹妹放学回家，几个同学手牵手强行渡河，最终被滔滔洪水一冲而散，卷入了波涛汹涌的浪中。不知冲了多远之后，妹妹才有幸抱住了一个露出水面的石头，直到天黑才等来家人的救援。自那以后，妹妹就辍学了，说什么也没有保命要紧。可是她却始终不甘，出门种地时拿着书本，回家喂猪时也拿着书本，一有空闲就做习题、背单词。瘦小的身躯总是忍不住繁重的劳作，就偷跑出去打工，父亲闻讯后将她及时拦了回来。父亲说，她之所以肯回来，也是答应了她条件的。我说：“现在，她可以跟着我继续读书！”听了我的话，父亲终于露出了笑颜，说：“就是这话！她每年都养一头大肥猪，卖了钱都给你作了学费的，你欠着她嘞！”

跨过家乡那条小河，我带着妹妹一路翻山越岭向着梦起的地方进发！我问她：“落下这么多学习，再读书不害怕？”只见她咬着嘴唇说：“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，还怕啥！”在我转行离校的那年，妹妹成功考上了师范，接过我的使命继续拿起了教鞭，那一年，我清晰地记得，紫阳发生了百年难遇的洪水！

因为平时爱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一些豆腐块文章，结果就被镇上的书记发现了，几次三番要我去政府搞宣传。几次就去，又几次不敢。还记得那年报考志愿时，父亲想了几天几夜后跟我说，咱是山里娃儿，无根无绊的，咱就报考师范，

啥年代都缺不了教书的，就图个牢靠和稳当。父亲的话一直记在我心里，可是那天，镇政府却突然打来电话，说灾情就是命令，必须立即到政府报到。于是，就慌忙拿起纸和笔跑了过去。穿上紧急发放的雨衣和雨鞋，跟着书记出发，任凭大雨模糊了双眼。一户户敲门，一户户转移，污水溅满他一身。我端着相机，捕捉每一个动人的瞬间，相机发出的每一声“咔嚓”，都深深撞击着我的灵魂！

回家时，我们穿过一块玉米地，没有路，一群人就连滚带爬顺着山势前进。透过镜头，我看见他们弯着腰在泥浆里爬，根本就不像干部，而是像一架架犁头！及至山梁，只听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。回头望去，哪里还有那片刚刚走过的玉米地，只见如瀑的泥石流正向山下飞去。乌云密布，夜色已浓，也看不清他们的脸色，也不敢说自己心里的惊慌。后来的某个雨天，忍不住回忆起那些往事，我跟妹妹说，哥哥也是死过一回的人了！妹妹含着泪花说，那你就大胆地往前冲，无惧风雨！

十年后的一天，我被调到一个镇去当书记。赴任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脑海里始终回荡着老书记救灾的身影。他的一生交给了不可抗拒的雨，我这一生又该如何？横飞的雨滴敲打着车窗，心里忍不住发出悠远的叩问！紫阳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雨？翻开发黄的县志，“十年九灾”的记录不忍卒读。据专家分析，紫阳就生长在我国核心雨带上，且这里的地质构造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。有几多绝望，又有几多不甘，才下心来，又上心来。那一夜，睡在镇政府那张曾睡过无数书记的床上，我几乎一夜未眠。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我把自己孤独成一颗冰冷的水滴，合着窗外雨滴的节拍，狠命敲打那扇哗哗作响的窗。

在那个镇的工作，眨眼之间就过去了。人虽然离开了，可是心却永远留在了那里。每次下雨，总忍不住要打去很多电话询问。回答当然是令人高兴的：茶叶丰收了，自从搬到镇上来住后，就再也不怕雨了，日子过得好好着呢！每次都是没话找话地要聊很多很多，才依依不舍挂上电话。每当这时，心里就感觉特别兴奋，特别满足，是啊，还特别有成就感。面对恼人的雨，我们总算找到了一点点应对的办法。笑容满面出门去，就想在雨中行走，急得妻子赶紧夹着雨伞跟来。从文笔山逛到月畔湾，妻子递给我雨伞，也很少用，就让她跟着，撑着！累了，就停下来，看看任河，看看汉江，看看那传说中的鸳鸯水。一边是清水，一边是浑水，慢慢汇到一块儿去，形成一对鸳鸯戏水的模样。突然，只听妻子说：“下雨天真好！”我问为啥？她回答说：“因为只有下雨天你才能陪我！”说着说着就又来了，满头青丝向我靠来，还是当年那样温柔如水！

有人问我：“岚皋这里，究竟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呢？”

这一问，如石坠湖心，漾开了我心灵深处层层叠叠的涟漪。

我自贵州台江“村BA”而来，在岚皋工作已一年有余，这秦巴山水竟在悄无声息间将我这个外乡人浸染，使我生出一种如归故里的依恋之情。

初至岚皋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，是那秦巴腹地里的绿意与岚河水的柔波。清晨时分，苍翠的山峰在弥漫如轻纱的薄雾中若隐若现，宛如水墨丹青的仙境。傍晚时，岚河的水面映照着夕阳余晖，粼粼波光轻晃，也仿佛轻轻摇荡着我疲惫的心。若说台江的山水壮阔如凤凰，岚皋的山水则更似一盅温润的清茶——它不喧嚣，却用无声的绿意抚平了都市人心中喧嚣的皱褶。这种如画般的宁静，悄然为我卸下了奔波中的浮躁，让心灵如江流般舒缓流淌。

岚皋之可亲，在于这里如春风般温暖的热情好客。记得初来时，岚皋人的淳朴厚道，令人动容。街坊邻里从未将我视为过客，每遇困难处，总有人主动伸出援手；每逢佳节，众多好友盛情邀请，欢声笑语将我容纳其中。

我渐渐听懂了岚皋方言，它不再是隔膜，反倒成了心间流淌的亲切旋律。乡音入耳，如归家讯号，这方水土里的人情暖意，已将我紧紧围裹。

岚皋之可爱，在于一群人，一条心，一件事。

2024年秋，岚皋县12个镇的每一块水泥地、每一寸绿野仿佛都随着篮球的撞击声而震颤——“村BA”赛事，以燎原之势点燃了整片山乡。而12个乡镇，在统一的旗帜下各自绽放出独特的光华，编织着赛事的筋骨与血脉。

耳目一新的巡游方阵以及“村花啦啦队”在赛场边擂鼓助威，鼓点如心跳，敲打出最澎湃的乡土乐章；163场比赛如163股激流，最终汇聚成全县沸腾的总决赛。赛场之上，汗水浸透的球衣没有来自不同的乡镇之分，只有为荣誉而搏的同一颗心跳；场下助威声浪如潮水，将“展展展”呐喊托举到云霄深处。当终场哨响，冠军队伍那朴素笑容所映照的，何止是篮球之胜？分明是12股力量拧成一股绳所收获的集体荣光！

若论最深的印记，莫过于此地蒸蒸日上“村BA”事业。作为参与者，我有幸见证篮球如何如春雨一般，滋养着岚皋人的日常与梦想。

犹记得许多初次参与新媒体宣传的伙伴，从零开始苦练，如今在赛场上脚步稳健、眼神专注，宣传不再是完成任务，而是唤起起了他们的热情之火。

从傍晚到凌晨，当赛场灯光亮起，山呼海啸的助威声里，篮球击地之声仿佛成为宣发组的心跳节奏。通过他们日夜不停地宣传，篮球更如一条无形的纽带，将人心凝聚起来，共同奔赴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，这何尝不是我从事的事业最撼动人心的价值？

于是，那个“岚皋有何可恋”的问题，答案已在我心中盘桓成形：岚皋之于我，并非刻意寻找的远方，而是光阴荏苒中，于不知不觉间悄然安放灵魂的又一个故乡。

归乡之路，有时并非指向血脉的源头。当秦巴山间的风拂过面颊，当岚河的柔波映照眼眸，当篮球场上跃动着一个个村庄共同的脉搏——那细密如毛细血管的山路，已然默默将我们引向另一处心安之地。在岚皋，我窥见生命在平凡泥土里生长出热望的奇迹；这土地与人的朴实故事，如无声细雨，早已将我这个异乡人，温柔地化为了故乡人。



## 画手表

郝壮壮

拨开衣帽，因墨水沛足而光泽润亮的笔尖儿在午后的阳光下锋芒毕露，似一柄刚刚淬火的宝剑，紫电青霜，气贯长虹；若这恰好还是支钢笔，那么笔锋之处，还会折射出许多锐利而多角的光，如青春的少年一般，头角峥嵘。抬头环顾，班主任与其他任课老师均不在教室，唯低头奋笔的同学，用沙沙的写字声耕耘梦与远方。

抽出一张纸，细细擦去臂膀上密密的汗珠，确保手腕已经完全干了后，屏息提笔，用微微抖动的笔触，在左腕上轻轻画下一只模样丑笨的表。时针、分针、表盘，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，沙沙的写字声也逐渐远去，瞳孔中闪烁的光因左腕上这张时间的脸颊而愈发空远，似乎抵达了梦的远方，耳朵也仿佛飞到了云端，在天蓝风清中聆听白云软语呢喃。

其实，一只用笔画出来的手表，怎么会有如此魔力呢？神游云天的不是少年的幻觉，而是炽热的梦想。

我是在村里读的小学，那里基础设施很落后，依稀记得整个学校不过是一栋只有两层的小楼。严格来讲，把它称为“小楼”都很勉强，它满打满算仅有六个教室，每层各三个，第一层为一、二、三年级，第二层为四、五、六年级。正对教学楼的黄土院子就是操场，课间时间总是尘土飞扬。妈妈手缝的黑布鞋就在这飞扬的尘土中，跑完了小学的前三年。

进入四年级后，我们搬至二楼，一跃成了所谓的“高年级”。虽然心智与学识都不见得有什么增长，但作为“高年级学生”的虚荣，却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抽芽拔节，长得郁郁葱葱。随着课程难度的增加，每堂课都一下子变得那么漫长，下课的铃声是如此的美好而又遥远，我们用无聊而被咬掉所有指甲的双手，硬支起昏昏欲睡的脑袋，目光空洞地望向虚无缥缈的时间，度课如年。

于是，那能够将时间具象化，形状像脸颊一样的手表，便成了每个孩子虚荣心最具体的载体。或许平日里的衣着稍有差别，但彼此的父母毕竟都是农人，鲜有干部，在日常消费这一块，大家基本是在一条起跑线上。一块小小的手表，成了所有人遥不可及的渴望。放学路过村口小卖部的橱窗时，大家总会齐刷刷、直勾勾地盯着那几只已经积尘的手表，就像家里的羊羔盯菜园里的绿叶蔬菜那样。那些蒙着细尘的菜叶子在阳光下绿得发亮，洒下细碎的光斑，风过处，沙沙声里藏着小羊羔所有的远方。

在每个自习课上奋笔疾书的下午，写字的沙沙声响彻耳畔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风吹树叶的声音，想起爷爷奶奶羊圈里的那些小羊；在每个操场上你追我赶的午后，黑布鞋上蒙上一层细尘的时候，我总会于眼前浮现出那几只积尘的手表，浮现出我和小羊同款的眼神。轻轻拨开衣帽，像战士擦拭佩剑那样擦拭笔尖，而后在手腕上轻轻画下那只表——它的模样，早在一次次橱窗前地站立中熟记于心。

画出来的手表是不会走的，它是一句刻在手腕上的座右铭，时刻提醒我，要为了梦想去奋斗。一块手表究竟贵不贵，一次好的期末成绩就可以让父母买下它。那会儿我们还太小，还不懂得升学的意义，暑气蒸腾中沙沙疾走的笔，全然都是为了那几只积尘的手表，就像小羊眼里夏天全部的意愿，就是那片积尘的菜叶。

生活亦如暑气，那些让你觉得难熬的炽热时光，往往在锻造最坚韧的心灵。时过境迁，现今的我怎能记得为了那块手表，在没有空调和风扇的乡村教室里流过多少汗水呢？如果不是因为家里大扫除，在床头柜里偶遇它的话，我或许连那一段记忆都一并忘却了，就像习惯于在市场买肉的我，已然忘却了自己也曾站在山坡上放羊。

拿起笔，再次在自己的手腕上轻轻画出这只丑笨的手表，左腕上的时针、分针、表盘是那样的模糊，似乎是在嘲笑自己画得不及当年；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它们都一一清晰起来，二维的表与三维的表是如此相似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又听到了天蓝风清中白云的软语呢喃。

白云说：梦与远方的滚烫，是夏天对灵魂最好的滋养。



第1455期

瀛湖

## 对话

柯巧

今年暑假，女儿仰着笑脸，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妈妈，咱们去看抗战电影吧。”

女儿的热忱让我想起她幼时的模样，那时我给她讲起一曼的故事，她攥着小拳头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要像赵阿姨一样勇敢。”或许那时的她并不懂“民族大义”的分量，但这个夏天，她主动想去触碰那段浸透着血与火的历史。她满怀热忱地走进影院，我选择在家翻开讲述抗战岁月的书籍，我们以不同的方式，靠近同一段历史。

书页间，烽火连天的岁月跃然纸上：1931年，东北三省沦陷，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，但中华儿女的抗战从未停止。杨靖宇将军率领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间周旋，冰天雪地中缺衣少食，武器简陋，他们却凭着信念一次次击退敌人。他牺牲后，敌人在他胃里只找到草根、树皮和棉絮，这份坚韧让侵略者也为之震撼；赵一曼烈士在酷刑面前坚贞不屈，临刑前给儿子写下绝笔信：“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！”字里行间，是母亲的歉疚，更是战士的赤诚；还有四行仓库的“八百壮士”，谢晋元团长带着他们在苏州河畔筑起血肉防线，明知艰难却死守四

昼夜，用生命和鲜血表明了抗战到底的勇气。

女儿看完电影回来时，脸颊因激动而泛红，拉着我滔滔不绝：“妈妈，电影里的英雄太厉害了！他们为了国家什么都不怕！”看着她眼中闪烁的光芒，我知道那些英雄的故事在她心里扎了根。我轻轻点头：“正是他们的付出，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和平。”女儿用力点头：“我要像他们一样，做勇敢、爱国的人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传承的意义。80年过去，战火硝烟早已散尽，但杨靖宇、赵一曼、谢晋元这些英雄名字，依然能被孩子们在安宁的午后轻声念出，他们“舍小家为大家”的抉择，让如今的孩子不必躲入防空洞。抗战精神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，它是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；是视死如归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；是不畏强暴、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；更是百折不挠、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。

这个暑假，我与女儿的话让我深深懂得：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让英雄的精神融入血脉。当孩子们能说出英雄的名字，能从历史中汲取力量，抗战精神便永远不会褪色。

## 盛夏有凉风

杜韦慰

若说盛夏是场燥热的奔赴，镇坪偏是那处清凉的秘境。这座被称作“陕西南极”的小城不大，却像块被山水浸润的翡翠，盛夏的凉风格外让人惦念。

不必只念化龙山的舒爽和飞渡峡的清凉，整个镇坪都浸在惬意里。城里的街道两旁，香樟树影从春到秋都铺着绿荫，盛夏午后，风穿巷而过，带着山涧的潮气，吹得窗台上的草花儿晃悠悠。茶馆里的竹椅摇出吱呀声，茶客捧着一杯小石茶：“镇坪这夏天儿，25度左右，舒服得很。”别处40多度高温时，镇坪的清晨和傍晚还是要添件薄衫。

绕城的南江河是天然的空调，河水从大巴山深处淌来，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，岸边步道上，盛开的月季和绣球花被风吹得沙沙响，风中混着花香、青草香。

镇坪周边的山林里藏着无数小惊喜，黄龙潭的瀑布溅起凉雾，化龙山的密林里，藤蔓缠着古树，腐叶下藏着不知名的蘑菇，风裹着松针味和野花香。采药人背着竹篓收获满满，篓子里装着天麻、黄连，他们很有经验地说：“镇坪的三伏天也得带件褂子，山里的凉，是往骨头里钻的。”春日漫山杜鹃，秋来层林染金，冬雪压弯松枝，到了夏天，便把所有清凉都抖出来，让每片叶、每滴露都带着凉意。

乡间的日子更是舒展，就连田野里也是清凉的。文彩村的稻田从山腰铺到山脚下，田埂上开着紫的、黄的野花，蝴蝶和蜜蜂追着跑，翅膀带起的风，带着稻穗的清香。傍晚农人牵牛归家，牛铃叮当，惊起白鹭掠过稻浪。远处的农家屋顶冒起炊烟，饭菜飘香，和着晚归人的脚步，是“晨有清逸暮有悠闲”的实在，让人想起“岁月静好”。

小城的日子，就藏在这风里。清晨，老街的早点摊冒起热气，油条香混着风里的露水味；午后，小吃街的老板坐在门口择菜，说这天儿，择菜都不淌汗；傍晚，南江河畔聚着散步的人，老人摇着蒲扇讲过去的事，年轻人追着孩子跑，风里都是笑。他们不慌不忙，像南江河的水慢慢流，知道黄连、天麻在山里长着，野果在枝头挂着，四季自有安排。

这清凉里，藏着镇坪的灵秀。小城的人懂这片山水的好，不贪多，不急躁，珍惜着大自然的恩赐，像南江河的水，慢慢淌。他们会告诉你，镇坪的盛夏不止有凉风，还有清晨山林里的鸟鸣，雨后悬崖上冒出来的岩耳，集市上老婆婆卖的野生五味子和猕猴桃，酸甜里带着山的味道。

站在狮子堡公园的山坡上望，镇坪像被大巴山轻轻拢在怀里，青瓦白墙的房子嵌在绿丛中，几座高楼点缀在蓝天下，南江河像条玉带绕着城。风从远处的山顶吹来，带着草木香、饭菜香、烟火香——这风里，藏着镇坪人“若无闲事挂心头”的风福。拂过脸颊时，竟分不清是山风、河风，还是田野里的风——只知道，这风里没有燥热，没有喧嚣，只有安稳的凉和草木香。

镇坪的夏天，风从山水间来，穿过街巷，拂过田野，落在每个来过这里的人心里。